

A/PV.348

## 第三百四十八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LUIS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A/PV.348

## 一般辯論(續完)

## 〔議程項目八〕

GENERAL ROMULO (菲律賓)、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SAYED HASSAN IBRAHIM (葉門)、MR. ROBERT SCHUMAN (法蘭西) 及秘書之長演說詞

一. General ROMULO (菲律賓)：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大會每一屆會的工作都被人視為異常艱巨。這也許僅僅證明聯合國自誕生以來便經歷重重危機。

二. 最高級形容詞現已用盡了。它們已經失掉了意義，而且不能引人注意。我們看到講壇上若干代表對和平所持態度益趨冷淡，這個可虞的事實真比任何形容詞更能使人發生深刻的印象。西伯利亞荒地和尼瓦達州沙漠中所發出的原子爆炸的回聲真比任何演講更有力量。

三. 此次辯論最顯著的特點是大家都要和平，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實。如果這次辯論中祇有分明的兩方，一方贊成和平，他方贊成戰爭，那麼本大會的工作就會容易得多了。但是大家都咬牙切齒反對罪惡。值茲情勢危險之秋，全體一致渴望和平當然使我們得到一點安慰。即使我們不認為每個人的發言都同樣誠懇，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前來宣佈戰爭之必要與不可避免，這件事實也足使我們感到不少安慰。獨裁者幸皆死去，我們現在至少可以免聽他們誇耀戰爭。

四. 從前有一個時期，戰爭可能是促成進步的原素，而且也是勝利者分紅利的大好機會。但是在未來的原子戰爭中就不再有利了。所以有人建議：我們既然不能盼望人們能依他們的自由意志棄絕戰爭，現在在這個原子時代，或可用恐懼的脅迫來促使他們棄絕戰爭。不幸我們在此聽到的幾篇演講都不能使我們作此想法。

五. 然而甚至在似乎被迫趨向自殺之途的人類中，求生存的本能一定還很堅強。我確信表示人類最深本能的不是若干代表在此次歡迎鄭重的和平提案所用那種不適當的嘲弄，而是尊崇生活至上的各

地平民的單純的智慧。最後決定戰爭或和平這個大問題的一定是這種智慧，而不是喜於嘲笑而且似乎決計不惜以全世界遭殃來爭取辯論之點的那種可怕的諷刺性的幽默。

六. 美國、英聯王國、法蘭西三大國已經正式提出關於一切軍隊及一切軍備(包括原子武器在內)之調節、限制及均衡裁減的提案(A/1943)。要想實施這個計劃就必須要有分期陸續披露及查核一切軍備之制度，同時須有保證此類情報確屬允當翔實的有效國際視察制度纔行。

七. 蘇聯名代表對此提案表示無限鄙視。他不耐煩地撇開一個凡是誠實的人都認為可以鎮靜依次審議的提案。但是他的諷刺不能掩飾一件事實，就是這個三國提案比美利堅合衆國以前所採取的立場大有改進。我們可能實際調查原來和調節及限制各種軍隊及軍備(包括原子能的管制及原子武器的禁止在內)的目標相連貫的原子武器及其他武器，這還是第一次。維辛斯基先生承認關於計算蠟燭、皮靴及其他家用物品宜用開具清單方法，其寓意是說關於調節軍備、管制原子能及禁止原子武器等最後目的，則完全不宜用此方法。可怪的是維辛斯基先生本人無意之中竟提出最能駁斥他自己的理由的論據，因為他接着一口氣宣讀關於蘇聯境內工業進步情形的驚人統計。要使人心寧靜，告訴他們蘇聯和他國相較現在生產多少瓦一小時並不比告訴他們每一個爲了和平必須放棄多少枚原子炸彈和多少架噴射飛機一事更爲重要。除掉真正要計算的東西外，維辛斯基先生似乎並不真正反對計算。

八. 各國既須同時同意一種開列清單、查核及視察的共同制度，何以有一個國家單獨反對這種提案，殊難了解。如果披露會發生任何危險的話，這種危險將由各國分擔。將來的情形是：現在反對此制度的那個國家將以有關本國軍隊及軍備的情報爲交換，取得它認為可能爲其敵國的三個國家的同類可資比較的情報。較此更爲有利的交易是很難想像的。所以除非等到建立並實行極簡單的查核及視察制度時，我們是不能希望美利堅合衆國披露或將危及世界安全的任何情報。事實上我們應該請它不要披露這種情報。

九. 這個爭執的原因自然是缺乏忠信。我們很感遺憾地說蘇聯的提案極端顯出這種缺點。凡曾出席上屆大會的人都記得蘇聯所提將所有軍隊裁減三分之一的原提案，那是在全世界都知道所有大國除蘇聯一國外，都已解散軍隊的時候。我們也記得蘇聯所提禁止原子武器的有名提案，那是在大家都知道美國在生產這種武器方面佔優勢用以對抗蘇聯在軍隊方面佔優勢的時候。

一〇. 這些提案構成所謂蘇聯“和平攻勢”的一部份；“和平攻勢”是一個很適當的語句，描寫用顯然不能為對方所接受的裁軍提案來贏得宣傳戰的有計劃的企圖。所以我們必須用猜疑態度來看待所有這些所謂“和平攻勢”；因為它們是出於和真正和平的目的甚少關係或毫無關係的動機的。它們勢必造成同樣性質的反攻勢，於是將尋求和平變為不誠實的甚至無理的競爭，來博得欺人的讚美。

一一. 某種競爭精神對於尋求和平可能是有益的。但是競爭的目的不在求爭論得勝而應用互相便利及和解的方法來減少爭論。世界上愛好和平的民族——甚至那些據說已簽署所謂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的無數人民——所願見的不是任何大國自稱有理並稱所有其他國家為無理，而是願見各國共聚一堂擬成穩當並切實用的維持和平計劃。世界各民族感覺較大興趣的不是要知道誰的和平主張較為動聽，而是要知道列強事實上是否願意實行它們屢次確認的和平主張。

一二. 鄙見認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停止僅為取勝某一論點的論辯及僅為互相責備用盡譏諷之言的互控。我再說一遍：世界所願見的是真誠努力於實際工作：此即各大國代表共集一堂，從事工匠式的工作，就是保證全體人類免受原子戰爭的不可想像的恐怖。我說這種工作是工匠式的，和石工及木工相仿，以便證明這種工作是不能用魔術或變戲法，或無論怎樣有引誘力的聰明的捷徑來完成的。這是一種疊石工作，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將石塊湊合起來，同時留意將粗糙之處磨平，先完成一階段，再開始第二階段。

一三. 蘇聯的裁軍提案（A/1944）和我們寧求和平的這種觀念實不相符。該提案幾乎全憑一種假定，就是假定關於禁止製造及使用原子武器的先期簡單的協定是正當的。該提案掩飾了由國際或超越國家的機構，查核及視察軍事設備等更詳盡的細節，而這些細節是調節及限制軍備的先決要件。該提案漠視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各大國雖願意加入關於不使用原子武器的協定，這種協定本身也不會造成能

使人心寧謐，世界安全所需的基本忠誠。該提案漠視了另一可能性，就是除非對於禁止私製及積藏原子武器能有絕對的保證外，縱使各大國真心同意不以原子武器為侵略戰爭的工具，它們也不致不以原子武器充自衛及報復之用。總而言之，除非其他國家同時捨棄它們的平等的攻擊力外，沒有一個大國是會捨棄它的自衛力量的。

一四. 由此正足見蘇聯提案的弱點，而且更顯出新的三國提案有許多優點。三國提案提出一個富有伸縮性的方案，可資逐步研究、據為藍本及加以修改，且與各國間的互相諒解及信任同時並進。在這個方案的範圍內，各國有交換意見，調和利益之餘地。反之，蘇聯的提案則固守不變的前提，它一開始便假定有事實「並不存在」的互忠互信，把和平的整個機構建築在各大國（包括蘇聯在內）都能踐約而不必查核的希望上。這等於把和平的機構建築在流沙之上。但現實感逼使我們建議為建造健全經久的世界和平機構起見，不如採用逐漸求取互信的方法。

一五. 這個方法一定是很緩慢困難的，可是在戰爭和和平中都已大有成就的蘇聯不應該因為將來需要辛勤努力而感沮喪。這是對蘇聯的一種激發，目的不是要它放棄合法利益，而是要它合作，擬訂共同的和平計劃，以謀全世界各民族的長期福利。這是一組建議；蘇聯倘對這些建議加以推諉和實行則有用適合於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與權力的方法來表示意見並提出建議的機會。但是最關重要的還是在否願意依據正理和是否希望和解。這便是說在此階段如對和平持冷淡態度便是一大危機，我們必須力求避免。

一六. 同時當世界其他各地正在等待蘇聯明白表示這種願望之際——直到現在為止，蘇聯還沒有在本講壇前有所表示——我們不得不採用所剩下的另一僅有方法，以求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這個方法正在從兩方面着手進行：一方面逐步擬具並實行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一方面在世界各區域締結互相防衛辦法。

一七. 十七個月以前，聯合國決議擊退共產主義者對朝鮮的侵略，此為國際組織採取集體軍事行動之先聲。聯合國在朝鮮的努力完全是臨時佈緒臨時發展的，但今天已經成為集體安全制度的潛在力量的偉大的實地表現。凡公正無私的人必須將這種努力歸功於當戰事之衝的美國。我們菲律賓人對這種歷史上的偉業，雖然貢獻不多但已覺得很驕傲。我國和其他十五個國家派遣在朝鮮的戰士之所以能繼

續奮戰乃因具有一種決心，就是侵略不可不予擊退，侵略者應從聯合國的行動上得到適當的教訓。

一八。因共產主義者侵略朝鮮的結果，上屆大會議決(決議案三七七(五))進行研究並努力籌劃將來遇有和平的威脅、和平之破壞、侵略行為等情事時，聯合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及軍事上所應採取之措施。集體辦法委員會現在已向大會提出報告書<sup>1</sup>。該報告書實際上是關於集體安全的垂久計劃，此在國際組織歷史上當屬首例。我們希望它能得到應有的審慎周密的考慮。

一九。同時，依照憲章所認定的原則設立並加強共同防衛辦法也頗有進步。這一切辦法，包括美洲各國間互助條約及北大西洋條約在內，其純屬防衛性質是很顯著的，誰也不能把這些辦法看作侵略計策，除非有些人觀看這些辦法時，像照鏡子似地，反映出他們自己的侵略陰謀。太平洋區域內若干新的共同防衛條約和菲律賓總統所創議的太平洋安全公約計劃都是因懼怕共產主義者的侵略直接激發而成的。這種懼怕可從下列事實測度出來：爲了要使日本能加入西太平洋的共同防衛制度，以對付共產主義起見，菲律賓人民不得不和日本締結了不稱意的和約。

二〇。全世界都知道美國實爲環境所逼纔擔任實行這些辦法的領導責任，而且接受這種責任亦係勉強爲之。維辛斯基先生在本講壇上便已指出美國人民因美國承擔作經濟上的援助和加強友邦的防衛而有可怕的負擔。誰也不該揣想美國人會以這些行爲所引起的長期犧牲爲樂事。蘇聯代表宣稱蘇聯的資源正用以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程度。可是蘇聯的龐大無間斷的軍備計劃必定使提高人民生計一事滯延下來。除非美國人民深知軍備計劃是絕對必要外，怎樣能有人認爲久已習慣於世界上最高生活程度的美國人會願意爲了軍備計劃而降低這種程度？這種犧牲顯然是不平等的，因爲蘇聯人民不會失去他們從未有過的東西，而美國人民將失去他們已經有過的東西，而且，美國人民對此實無抉擇之餘地。他們必須在物質上援助其他民族，俾後者得免於共產主義所醞釀的痛苦與紊亂。他們必須重建他們業已放棄的防衛並協助其他國家建設它們的防衛，以便補救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對蘇聯大爲有利的具有危險性的權力的不平衡現象。

二一。和平論者所持的論據是說軍備競爭必定引起戰爭。但是祇有這種論據的反面說法纔是真正

有理的。祇有各大國同時同意放棄攻擊力時，我們纔能得到垂久和平的保證。在目前的強權政治狀態下，各國軍力不平衡必將引起戰爭，簡言之單獨裁軍，致使一方仰他方之鼻息則必將引起戰爭。

二二。因設立這些區域共同防衛辦法及後來維持軍力上若干平衡而造成的和平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不穩定的和平而已。這不是我們所要的和平；也不是我們必須繼續尋求的和平。這是一種權宜之計，又回到過去古典式外交的臨時補救辦法，因此不足應付現世界的需要。我們這個原子時代的世界需要和平的保證應遠較舊式的權力均衡制度所提供的保證爲穩固。

二三。當維辛斯基先生譴責這些共同防衛條約時，他至少應該記得祇要蘇聯本身稍有表示便可使這些條約幾乎立即成爲廢物。莫斯科方面的單一行爲能有奇特功效消除像夢魘似地壓在人們心中的恐懼和猜疑，卽在於此。祇要克里姆林向世界提出這種證明，各國所感覺的可怕的重壓便可失去，趨向災難的瘋狂軍備競爭亦可立即停止。數日來我們在此已經聽到維辛斯基先生發言數次。但是他迄無表示，迄未說出挽救大局的話，這是很可悲歎的。到現在爲止我們所看見的祇是今天下午集會前和他一同攝影的一隻和平白鴿。凡愛好和平的人必須繼續希望鴿子不止是習俗上的象徵，人們離開本屆大會時不致有失望空虛之感。

二四。一九四八年大會在巴黎舉行第三屆會時，墨西哥代表團在現任主席的精明領導之下，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在我們的紀錄中那個決議案就叫作墨西哥決議案。那個決議案(一九〇(三))規定請各大國依據憲章用和平方法解決彼此間的爭端，業經大會全體一致予以通過。

二五。一九四九年本人主持聯合國會所奠基典禮時(第二三七次會議)，我深感墨西哥和平決議案在歷史上的重大涵義，因此我表示希望該決議案應與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同藏基石下以垂永久。

二六。今天在主席指導下我們有依照主席本人於一九四八年所發起的墨西哥和平決議案的精神，來設法解決當前各項嚴重問題的機會。這是很有意義的巧合，我誠意希望這種巧合是有效使用聯合國爲調和各會員國的意見與行動的中心並在憲章範圍內排解各會員國的爭端的朕兆。

二七。主席：現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發言。

<sup>1</sup>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補編第十三號。

二八。Mr. CASEY (澳大利亞)(在座上發言)：我有一個程序問題。

二九。主席：如果有程序問題，請來講壇提出。

三〇。Mr. CASEY(澳大利亞)：我很感謝主席的盛意，在請維辛斯基先生第二次到講壇上發言前，給我時間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我不但毫不反對維辛斯基先生第二次發言；而且事實上我個人卻很歡迎他再發言。我的意思祇是要請問主席是否確知維辛斯基先生請求這個非常的特權時乃在提出新穎、急切，而且和我們的討論有關的意見。如果主席不確知此事，那麼他所得到的也許祇是使我們在此出席全體會議的時間大為延長而已。如果他本人不確知此事，那麼這些全體會議或將變成議會式的辯論。

三一。我謹建議如果維辛斯基先生要提出新的資料，自然我們大家都很願意傾聽；但是我自己必須保留請求和維辛斯基先生現在將有的相同的權利。

三二。這是一個民主的集團。我確信主席於允許維辛斯基先生可有第二次發言的權利時，並非受維辛斯基先生是一個大國代表一事的影響所致。就本大會而言，大國和小國在主席眼中都是平等的，所以在此出席的國家既有五十或六十之多，這些全體會議的時間幾乎可以無期延續下去。如果他允許維辛斯基先生第二次發言——我認爲次數並無特點——那麼我們其餘的人也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發言，這樣一來，我們的辯論就大為增加，其中一個代表答覆另一代表，而另一代表再提出答覆，於是辯論將延續不已。

三三。我不願再化費大會的時間，但是我請問主席是否確知我剛纔所提到的這一點，或者他是否認爲他確知這一點。

三四。主席：我原意要請蘇聯代表答覆澳大利亞代表的詢問。可是澳大利亞代表向我提出了一個直接問題並且提出了一點需要直接答覆的意見。他問我身爲大會主席是否因請求發言者是一個大國的代表這件事實而受影響。這個問題需要答覆。

三五。我身爲主席絕對不因在此出席國家是否重要而受影響。我的責任是是有限的。除了大會所賦予的權力外，我沒有其他任何權力。大會主席是大會的公僕，受大會的指揮。我的職務是是有限的，但是我要盡我所能來執行這些職務，絕對公正無私，並且不受任何方面或從世界上任何角落而來的任何代表壓力的影響。既然如此，我將答覆如下：依照議事規則，一般辯論並無特殊的地方。凡熟悉議事規

則的人都知道這些規則對於各委員會中的辯論和全體會議中的辯論一概適用。規則第六十九條規定：“主席按照發言人意思表示之先後，依次請其發言”。這就是主席的責任。任何代表於發言人名單額滿前請求列入該名單者都在本條規定範圍之內。

三六。我深知過去除在討論秘書長所提聯合國實現和平二十年方案的全體會議期間外，沒有一個發言人曾請求發言二次。在那些會議中曾准許同一國籍的兩位發言人發言。如果他們認爲最好祇發言一次以說明他們的觀點，這自然應由他們自行決定，但是我亦認爲除我所提到的例外情形外，過去其他場合並沒有一個代表曾在一般辯論中請求第二次發言的先例。

三七。可是我必須遵守我所提到的規則，我的責任是不可用任何方法來禁止無論小國或大國的任何代表的發言自由。這就是我將蘇聯代表的名字列入發言人名單並認爲這是合於程序的理由。所以我事先不詢明蘇聯代表要說什麼話，現在澳大利亞代表既已提出這個問題，就應該由蘇聯代表予以答覆。我現請蘇聯代表發言。

三八。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從來沒有想像到無論一個大國或小國的任何代表可以被入這樣侮辱就像澳大利亞代表剛纔侮辱我的那種情形一樣；我也沒有想像到任何人對於在本組織內享受平等權利的任何代表可以作此企圖，自然我們對於各種卑鄙的議事程序(包括警察行動和警局的盤詰)已經習以爲常了，但是我不能受這種詰問。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顯然不懂國際集會中所通行的禮節上的基本規則，我如果答覆他的問題就是侮蔑大會——我並非指我個人所受的侮蔑而言。

三九。我必須指出我不是用不正當的方法到我現在站着的講壇上來的，我所用的是以下的合法方法，即依照議事規則第七十四條規定，並且深知議事規則或這些規則所根據的憲章都沒有剝奪任何代表團就任何問題發言兩次之權的規定，纔於兩日前繳進我的名字請求再發言的。所以我所用的方法是平常而且合於法定程序的，誰也不能阻止我依照規則第七十四條的規定再度發言。我要請主席遵照規則第七十四條及第六十九條。有人說在這種情形下，全體會議或將變成無窮盡的“長期議會”。但是這全憑各代表及主席而定。如果有人要答覆我的陳述，主席必須准許他依照規則第七十四條提出答覆。有幾位代表也許要這樣做，例如澳大利亞代表就是一個。我現在不擬問他要說些什麼話；我有等一等聽他說話的足夠耐心。

四〇。據說如果我有非常的話要說，就沒有人會提出反對了。我自然可以反問澳大利亞代表團的領袖，也就是澳大利亞的外交部長，請他告訴我他認為那些話是非常的。我可用另一問題來答覆他的問題，但是如果他用友善態度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的答覆便是：我要說的話在他看來是非常的但在我看來是平常的。澳大利亞代表指出這是一個民主的大會。但是他的演講證明了他的立場一點也不民主。

四一。解釋既已完畢，我謹請主席允許我就問題的實體發言，不再用空談及與澳大利亞代表團爭論來浪費寶貴的時間。我請主席允許我就問題的實體發言。

四二。在現在已經達至結束階段的一般辯論期間，許多代表曾談到一大串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由於美、英、法三國代表團的陳述及提案，和蘇聯代表團的陳述及提案而起。雖然大家對於這些提案已予以相當注意，但是並非所有問題都已經有了充分的闡釋，所以不能視為應有盡有了。

四三。我們已經指出三國所提並廣為宣傳的關於裁減軍隊及軍備（包括原子武器在內）方案而且據稱旨在減少戰爭危險及加強各國安全的這些提案（A/1943）在性質上和它們所宣傳的並不相符。我們祇要細心分析這些提案中的三國的聲明，就深信事實確是如此。

四四。我第一次在此發言時（第三三六次會議），自然未能將那個聲明加以應有的澈底分析。那時我僅提出幾點簡略的意見，我不擬掩飾一件事實，就是我也曾向大會說那個聲明使我失笑。但是我以後如果再提到這一點的話，還會多說些。

四五。例如像禁止原子武器這樣一件重要的事那個聲明竟然沒有提及隻字。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三國聲明第五段僅漠然提到“關於調節、限制、及平衡裁減所有軍備及軍隊的任何一般計劃”仍應根據所謂“聯合國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及禁止原子武器之方案”，這必定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已被美國強令聯合國多數會員國接受的所謂管制原子能及禁止原子武器方案雖然談到原子能的國際管制及用這種管制來達成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目的，但實際上既無國際管制亦未禁止原子武器的使用。

四六。早在一九四六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為現任美利堅合眾國國務部長艾奇遜先生，我很高興看見他在此出席——在該委員會顧問團（該團以“Baruch 方案”倡議者之一 Mr. Lilienthal 為首，

並由製造原子武器的有名專家如 Barnard, Oppenheimer, Thomas 及其他專家組成）協助下所擬成的報告書<sup>2</sup>中，提到所謂國際管制方案——就是現在三國聲明所說的方案——時指出縱使實行國際管制方案後，美國亦不需要停止製造原子武器，難道我們已經忘掉這件事了嗎？這是不是事實呢？

四七。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得到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美國代表團中，我們知道對於任何問題都用種類繁多的反對理由作答的像奧斯汀先生這樣有口才的代表們迄未提出任何答覆。也許他們這次將依照議事規則第七十四條提出答覆。我很樂意把這個講壇讓給他們，我是不會永遠佔據這個講壇的。

四八。也許他們將答覆下述問題，就是四、五年前艾奇遜先生致當時國務部長 Mr. Byrnes 一函的意義，該函稱甚至所謂國際管制方案實行後，美國人不停止生產原子武器，而一切仍待決於批准、政治情形的討論及國際情勢等，這些都是參議院會同眾議院最後決定此問題時必須計及的因素。

四九。因此三國聲明現在所舉出的方案不僅不規定禁止原子武器的生產，反而規定在國際管制方案實行後，美國仍可繼續生產原子武器。這是 Baruch 方案的特色之一。另一特色是該方案所規定的這種國際管制原子能制度必將造成美國獨占主義者的無限權力，於是他們便成為全世界經濟（包括原子能資源在內）的主人翁。因此這個方案不是國際管制方案而是美國管制方案，和真正國際管制機構的目的毫無關係。蘇聯元首斯大林說得很簡明，他說這個方案是一種嘲弄，是一幅國際管制的諷刺畫。

五〇。請注意這個假定為國際管制禁止原子武器——特別注意這一點——的方案不僅沒有規定禁止原子武器，而且規定——我認為這是怪異的——負責保證將來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決議確能正確誠實實行並且正是為此目的而設立的國際管制機構應自置研究部，正如美國各文件所載，處理發展及使用原子武器事宜。這實在太可笑了！我們將設立一個國際管制機構來保證誰也不能生產原子武器；而又規定該管制機構內置研究所，多多研究進一步發展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五一。這就是依照三國聲明應作為裁減軍備一般計劃內有關原子武器部分的基礎的方案。蘇聯在過去和現在自然都不能贊成不禁止原子軍備反而使這些大規模屠殺的野蠻武器的生產與使用成為合法的方案。這個方案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凡真正

<sup>2</sup> 美國國務院出版物第二四九八號。

希望解決此問題而且真正主張禁止原子能供軍事目的之用及主張原子能應專供和平目的之用的明達人士都不能予以接受。可是艾奇遜先生和艾登先生卻在此對該方案稱讚不已，他們除提出其他提案外，並企圖將原子武器作為常規軍備列入“披露及查核制度”中來引誘我們。Mr. Eden 說這是解決原子軍備問題的一大進步，他又說英、美、法三國如果沒有提出其他提案，它們的聲明仍值得大會加以研究。甚至最聰明的人亦可隨時求知決不太晚：成語將“知識的光明和無知的黑暗”相對照。

五二。但是重要的事不是應研究某數提案，而是這些提案的內容如何與價值何在，對於這個重大的問題能否找到真正而且絕對必要的解決。如果不絕對禁止原子武器，原子軍備問題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美、英、法三國聲明中始終避免說到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這是事實。

五三。三國聲明中又提議通過供給軍備情報的決議案，不過具有一個諒解，就是此項情報應逐漸供給，該項聲明稱之為“陸續分期”供給。有些人，包括前一發言人 General Romulo 在內，對此提案頗為熱心。我的感覺和他不同，雖然我知道他是一個熱心的人而且不難引起他的熱忱；任何提案祇要是美利堅合衆國發起的，就可以引起他的熱忱了。我們對此已經習慣了，而且自然是在料想之中的。像 General Romulo 這樣熱心的人甚至對於這個提案也能具有熱忱的。但是這個陸續分期制度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對此詳加分析。

五四。艾奇遜先生說——我要在此說明我用的是俄文譯本；有些地方可能和其他俄文繙譯不完全相同，而且在截點或問號等小地方可能和英文本有異；但是大抵是正確的，因為這是負責的繙譯員所譯的。我現在是用大會正式繙譯員的譯文，他們工作優異乃是大家盡知道的事。蘇聯代表團對於他們的繙譯絕無批評；而且認為非常滿意。我再說一遍，艾奇遜先生說（第三三五次會議）：“這個披露及查核制度必須是漸進的制度”。這是第一個原則：它是漸進的。“一階段完成後進至第二階段”；這是第二個原則。他接着說：“最不重要的情報應先予披露”。請問 General Romulo 從那裏得到使他如此熱心的觀念，認為通知、報告及供給關於原子軍備的情報將立即開始？誰也沒有說過這一點。事實恰巧相反。Mr. Romulo，我不得不把恰巧相反而確係實情的真象告訴你而使你失望並且還請你更謹慎並用冷靜的態度去研究這個聲明。

五五。“最不重要的情報”，艾奇遜先生說，“應先予披露，然後我們進至”；艾其遜先生說到這裏用了一個非常適當的辭句——諸位請看我說到他的時候不但能用粗俗的話，而且能用溫和的話——“更敏感的區域”。敬告菲律賓代表，這個敏感區域根本是原子軍備，而艾奇遜先生說我們以後再進至這個問題，祇要以後不是延到古人所謂希臘朔日的話，甚至這樣也就可以了；各位想必記得祇有羅馬的日曆上纔有朔日，希臘的日曆上從無朔日。

五六。艾登先生於十一月十二日（第三三九次會議）發言時也確認此點。“我們建議”，他說，“這件事應該從較不重要的軍隊及軍備類別開始”。這是從普通的來福槍、機關槍等較不重要的武器開始，我如此說豈不是很對嗎？這是 Mr. Eden 說的話。我不過是把它再說一遍，雖然我這樣做顯然使某人感覺不悅。一個人似乎不可重述他人所說的話，即使是一句很中肯的話；一個人必須說些新穎的話，正像澳大利亞代表今天曾請求我說些非常的話一樣。他一定滿意了，因為我現在正在說些實在不平常的話。艾登先生然後說（這是說在說過較不重要的類別後），我們將進至較為重要的類別。他接着解釋這些較為重要的類別是什麼。它們是較為祕密的，因此是，他接着說，——又是一句非常的辭句——“較難處理的”。各位請看，當我們進至最後或較晚階段，須披露祕密時，Mr. Eden 就說我們遇到是否需要披露甚至難以處理的事物。

五七。這些事物是什麼呢？是原子彈，也許是輕氣彈，是戰術上用的或非戰術上用的我卻不知道；但無論如何是 Mr. Eden 列入較為重要類別或 Mr. Acheson 稱為“較敏感區域”內的一些特別的東西。我相信這些乃是被英、美、法三國放在最後階段的複雜問題。如此謹慎祇是為了要避免實際供給關於原子武器的任何情報，這是毫無疑問的。原子武器自然專屬於艾登先生稱為特別難以處理的最祕密的類別。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它像一位很敏感的女子，必須受到特別小心溫柔的待遇，而且永遠不可在公共場所露面。

五八。這正是我們看到三國所計劃的陸續分期制度的真諦之處。依照艾奇遜先生和艾登先生的聲明，何時由一階段進入另一階段則由那些握有管制原子武器及一切軍備的裁減以及原子軍備的禁止之權的人任意酌定。艾奇遜先生着重地說“在一個像我們這樣充滿猜疑和危險的世界上，我們需要披露與查核所能供給的保障”。如果事實是如此，那麼我們必須努力從速披露最重要的特徵，如此披露乃是最好的保障，這是完全可了解而且合乎基本邏輯的事。

但是三國聲明卻把這件事顛倒過來，正如英美人士喜歡說的話：“把車子放在馬的前面”，或者像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說的話（他們顯然偏愛牡牛比馬多些）：“把車子放牡牛前面”。Mr. Acheson 說保障是必要的，而且要有這種保障，纔能從一階段進入下一階段。他直接說：“當我們順着各階段逐一前進時，我們就會有忠信和誠實的更多證明”他接着說：“沒有那些證明，我們就不前進”。這種說明問題的方法祇能有一種涵義：依三國方案，提出關於軍備的情報一事，自一階段進至下一階段全憑下列事實決定；此即據有最有力、最危險、最有恐嚇性的武器，而且關於這些武器的情報須分期陸續公佈週知的那些國家是否願意接受在第一階段中提出必要情報的結果並視為滿意。這祇是說蒐集關於軍備的資料、查核這些資料以及實施裁減軍備的辦法的整個方案的命運將操於較有力較危險的武器的所有人的手中。這樣，最後便是說從一階段進入下一階段完全由那些國家本諸自身的利益加以決定。如果它們認為宣佈較為祕密和危險的某種軍備是可能的，它們就會這樣做。而且隨之進至下一階段，如果它們不承認這是可能的，它們就不會這樣做，而且不會把情報送給任何人。於是這件事就整個停頓在前一階段中。

五九。我們自然不能同意這種擬具問題的方法。根據這個原則的一般裁減軍備計劃是和管制原子武器的 Baruch 方案所根據的分期制度同樣不可接受的。這個繫於操縱情勢者（美利堅合衆國懷此希望）手中的“分期制度”將成爲長期拒絕實行不方便的而且使它們感覺窘迫的管制辦法，或者將成爲單獨對其他國家實施這些辦法的便利方法。

六〇。關於所謂國際管制的 Baruch 方案中的分期制度意在將這種管限制於生產原子能的第一階段，換句話說，就是僅對提取原料，（包括鈾及其他原料）加以管制，並阻止國際管制適用於以後生產原子武器的各階段。在美國獨占原子武器的現狀下，Baruch-Acheson-Lilienthal 方案中所籌劃的這個分期制度恰巧適合美國對於原子事項的需要，因爲它僅對從事提取原子武器的原料者加以管制，並使從事實際製造原子武器者完全不受管制。甚至現在還有人在說法採用這個制度，雖然美國已經失去了以前生產原子武器的專有權，而到現在應該明白對於一個專利者有利的事當他不是專利者的時候就不再有利了。美國應該知道它必須找出新的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不再把同樣的話說了又說，就像成語中的喜雀對無論何人都說同樣的話似的。

六一。我們已經說過三國，所有的這些提案實質上等於調查軍備的提案，欲在沒有關於裁減軍備的初步決議案時，並在禁止原止武器前，即付諸實行，而且旨在用高談闊論來掩沒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的主要問題。但是，要知道這纔是主要問題。在大會未通過關於這兩個最重要問題的兩項決議案前，別的都毫無重大意義而且是空洞的贅語。

六二。這就是何以我們促請大會不應擱置此事而應決議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以保證對於這種禁止的誠實遵守，以及裁減其他各種軍備的理由。大會必須通過這個決議案並將其載入大會的寶冊裏。這樣一作，以後就容易就重要並切合實際的辦法獲致協議了。但是在沒有做到這件事以前，我們因爲種種環境關係，就不能放棄我們現在的立場。如果你們准許我，而且澳大利亞代表不反對的話，我就要再談談這些環境。

六三。我必須說關於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的決議案經全體國家——我要強調這一點，就是全體國家——通過後，自須儘速供給關於軍備的情報。

六四。早在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紐約舉行第一屆會時<sup>3</sup>，蘇聯曾提出一提案，承認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有供給一切軍隊及軍備的情報的必要。但是三國提案完全沒有提到軍事基地。凡說到軍備和軍隊的時候，自然不能忽略軍事基地，因爲當一個軍事基地是在外國境內時，這就是使用軍備及軍隊的方法之一，而且對和平所具的危險也最大。敬告在此出席的美國代表團各位先生：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

六五。三國提案完全沒有提到軍事基地。即使在放大倍數最高的顯微鏡下，你們也不會找出有論及軍事基地之處，換言之絲毫也沒有論及在外國境內的軍事基地之處。具有侵略性質的大西洋集團的組織者正在月復一月地建立這些基地，雖然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等問題是和這件事有密切關係但是他們卻隻字不提，可是我們不能使他們相信這一點。

六六。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爲美利堅合衆國在他國境內建立陸海空軍基地一事是計劃準備新戰爭的重要措施之一。據美國報章所公佈的資料（這些資料自然是很不完全而且早被刪減至最低程度），美國在外國境內據有陸海空軍基地四百處以上。美

<sup>3</sup>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一屆會第二期，第一委員會，附件九十及附件九十一。

國建立海外軍事基地，旨在包圍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因在北方得斯干的那維亞國家之助，在南方得希臘土耳其之助，在西方得西歐各國之助，在東方得日本之助，所以已經構成一網。日本現在變成侵略的跳板、大西洋集團的兵工廠和堡壘，直以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這一切都是無須特別提及的不可否認的事實。煽動戰爭者廣為散發的多種地圖，指明從這些基地發動攻擊預定指定目標的方向，攻擊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及攻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就是這件事的證據。

六七。美國基地的任務和意旨可從邱吉爾先生——你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權威的人——十一月九日的陳述中測知。他說英國已成為主要的美國原子基地。從邱吉爾先生的這番陳述中顯見這個主要的美國原子基地是依照具有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團所定計劃，為仇視蘇聯的目的而建立的。諸位讀畢邱吉爾先生十一月九日的演辭後，就會相信我並未曾增減一字。

六八。雖然這些軍事基地因可供具有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團武裝部隊使用，故非常重要，但是三國聲明、艾奇遜先生複述杜魯門先生的演講、以及艾登先生複述艾奇遜先生的演講，對於需要取消這些在外國境內的軍事基地一事，都隻字不提。這纔真正是國際關係緊張的重要由來。我們都知道這種緊張局面距鬆弛之日尚遠。

六九。在杜魯門先生、艾奇遜先生及艾登先生的個別宣言以及三國聲明中，關於裁軍措施的提議是附有許多保留的。假如我們細細地讀他們的演辭、文告和宣言，我們就能常常遇到一些顯然意在使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的切實措施無法採取的保留。這便是那些保留的真正用意所在。且讓我舉幾個例：

七〇。第一，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十一月八日的演說中，對他所提的裁軍議案，附帶了一項保留；他所謂裁軍，就如我已經說過的，祇是調查樣式最簡單的武器，他所作的保留是：在一個切實可行的國際制度下，他所提的裁軍纔能實施；他又說實行裁軍必須要有可靠而公正的方法。杜魯門先生不屑於解釋他所謂可靠的國際制度及可靠而公正的方法究竟指的是什麼。從他的演說裏，我們豈不是明顯地可以看出在可靠而公正的方法未擬訂前美國是不打算着手裁軍的麼？（我想這大概是隱約地指否決權而言，據說否決權使聯合國及它所施行的程序不甚可靠。我想他所指的確是這樣）無論如何，依照杜魯門先生的宣言，在沒有規定公正而可靠的方法及設

立適當的國際機構前，美國是不打算裁軍的。因此，我們現有的一個組織似乎是不適當的；不過，說來奇怪，這個裁軍計劃的提議者並未因此而向如此不適當的機構提出他的計劃。

七一。我們亦看到過艾奇遜先生把某某國家的“誠意”作為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的條件。杜魯門先生、艾奇遜先生、艾登先生又提出裁軍的另一個先決條件，即消除現在的國際緊張情勢。我們大家都記得，前國際聯合會中的領袖人物，每當發生縮減、甚至禁止某種軍備，即裁軍問題時，常常儘量舉此為理由。諸位當能記得：一九三〇年後，尤其在國際聯合會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第四屆會中，法蘭西代表團首席代表，大名鼎鼎的 Paul-Boncour 即曾舉此為條件，他想以此為理由，破壞當時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具體裁軍議案<sup>4</sup>。他用了一句話，後來成為歷史上的名言即：“先保安全，次及裁軍”。

七二。在大會前幾屆會議中，反對裁軍者祇是背誦上面的那句名言而已。現在杜魯門先生、艾奇遜先生、艾登先生又把這句名言現代化了，他們把消除目前“國際緊張情勢”作為裁軍的先決條件。但是觀諸美國的全盤政策並不是要緩和，而是要使國際情勢更加緊張，這可以證明美國處理裁軍問題之缺乏誠意。

七三。這豈不就是 Tito 集團之所以誣蔑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並向它們挑釁的主要理由麼？沒有美國的維護和慫恿，Tito 集團是不會那樣做的。

七四。假如在蔣先生後面沒有艾奇遜在撐腰，這位垮了台的國民黨政權代表怎麼還能出現於大會會場中，甚至登壇發言呢？他的發言如用法國諺語“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抓住活人）來形容，堪稱最當。

七五。這些並不是沒有旁證的事實。我們祇要提到美國接連不斷地在企圖破壞停戰談判——起先是在開城，現在是在板門店——就夠了。

七六。還有對日和約、德國的分裂以及美國企圖在蘇聯東、西、南、北四面邊境上建立或擴充現有的堡壘呢？還有所謂保衛近東而並沒有獲得近東各國的允諾呢？

七七。Mr. EL-Khoury 措詞雖然極為慎重，但他也不得不指出這酷似美國在準備干涉近東。我相信我很了解他。祇少，現在他並沒有更正我的話。

<sup>4</sup> 見國際聯合會，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文件，文件 C.667. M.225.1927.IX., Series L.O.N., IX. Disarmament, 1928.IX.2 .



七八．還有埃及的戰爭呢？就如埃及外相 Mr. Salah-el-Din 所說的，對埃及作戰的乃是一個自稱與埃及為盟國的國家。還有今年在伊朗發生且為 Mr. Entezam 所道及的事件呢？

七九．這些事實豈不是指出美國和英國對經濟軍事較弱的國家所施行的是什麼政策？

八〇．還有喧嚷不休的歐洲整軍與重整軍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這已經使歐洲許多國家負擔沉重得喘不過氣來，譬如倡議整軍的英國和隨聲附和的法國就是二例。

八一．還有，我們現在在此所看到的大西洋集團美國參謀部人員那種忙忙碌碌，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還有大西洋侵略集團的首腦人物雲集巴黎，用意又何在？與會的計有美國國防部長 Mr. Lovett（最為活動）、聯合參謀部主席 General Bradley, Mr. Hariman, 至於艾奇遜先生, Mr. Perkins 或 Mr. Aednauer 據云已抵巴黎，以及該集團總司令 General Eisenhower 就更不用說了。此多還有許多人，都在忙着籌備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羅馬召集的大西洋集團理事會屆會。

八二．就是巴黎世界日報 (*Le Monde*) 也不隱瞞這些事實的真正用意。前天——十一月十四日——該報有一篇論文，題為：“隨美軍自大西洋至萊茵河”，內中所述頗足以闡明鄙人上面所說的話。我祇想徵引幾節。

八三．世界日報說：

“法國現駐有美國將士一萬餘人。他們這一次並不是來向 La Fayette 致敬的。他們的任務是：……美軍在為駐德軍隊的後方作種種佈置，屯積軍需輜重以備衝突發生時之用。這就是自大西洋至萊茵河的供給線……”

“在 Limoges 至巴黎的頭等客車中，每逢星期六晚間，常常可以聽見 Potomac 河畔或 Michigan 湖畔人們所講的英語。美國旅客在 Chateauroux，在 Orleans 登車的，每星期都有增加。許多人為了週末都卸下了草綠色軍服或天藍色空軍制服，但是他們衣袋中都帶有軍人的證件……”

“在有些法國的公路上，蓋着污穢的草綠色遮蓬的吉普車及大貨車比 Packard 及 Chevrolet 牌的汽車還要使遊客們注目。在白色的防撞板上總印有四個字母 E.C.C.Z.，意即‘歐洲司令部交通區’ (European Command Communication Zone)，這些車輛確是屬於美軍在駐德軍隊後方漸漸構築起來的運輸車隊的一部分”。

八四．世界日報還有這一切竟絲毫不顧到法國主權之嘆。

八五．無論我們怎樣寬洪大量去解釋這些事實，我們難道還沒有充分理由來明白地、乾脆地、堅決地說：所有認為消除國際緊張情勢是裁軍的先決條件的口頭陳述，都純粹是虛偽的做作？這些陳述與我以上所舉的事實是不能符合的，它們與美國對外政策所表現的行動完全矛盾。

八六．實際上，我們不能時時刻刻造出許多糾紛以增加合際的緊張情勢，同時又虛偽地要求消除這些緊張情勢。行動表現比空口說話要有力得多。口頭的話要拿實際行動來證實，坐而言者要起而行然後纔能見信於人。我們看到大西洋侵略集團主動者美國政要們的花言巧語與他們行動間的明顯衝突。

八七．這一個矛盾充分暴露了美、英、法裁軍提案的虛偽和缺乏誠意，同時顯示這個提案不過是一個煙幕，意在掩飾繼續軍備競賽和準備再度戰爭的真正目的。這些保留，以及杜魯門先生、艾奇遜先生及艾登先生演說及三國宣言中在在都是的保留祇有一個企圖，即阻止採取裁軍及禁止原子武器的切實措施。

八八．杜魯門先生、艾奇遜先生、艾登先生處理朝鮮問題的態度，尤使他們的企圖昭然若揭。他們認為裁軍必需以結束朝鮮戰爭為先決條件。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在朝鮮戰爭繼續進行時期，無從實施軍備及軍隊之一般裁減計劃。

八九．但是，美國應當把這一項要求先向自己提出纔是。它之提出上述條件祇是表示它的虛偽和欺詐而已。美國政府及英法政府對於裁軍問題所採態度之虛偽為有目所共見，因為負對朝鮮人民進行殘酷戰爭的完全責任的，正是美、英、法及大西洋集團其他國家的政府；有些出席大會而在這個講壇上發言的代表，對這一個事實，似乎不甚了解。

九〇．發動朝鮮戰爭的是美國。所以，結束對朝鮮人民的侵略戰爭的，亦應當是美國。由美、英、法三國政府要求結束朝鮮戰爭，以為實施所謂裁軍計劃的先決條件，那祇是對和平意念的諷刺，對全世界各國億萬人民祈求和平的嘲弄。美國這種態度，完全證明它實際上並不願意裁軍，這是不容狡辯的事實。

九一．蘇聯代表團對於裁軍問題的態度已經有充分明白的表示。蘇聯代表團堅持必需自現在起，即着手裁軍，固不論朝鮮戰爭結束與否。

九二. 先由杜魯門先生提出，經艾登先生及艾奇遜先生響應的意見，認為不先結束朝鮮戰爭，不先解決杜魯門先生所謂造成各國不團結一致的政治問題，則他們所謂裁軍的真正進展即無從實現。對於這個意見，我們不能贊成。

九三. 再則，如結束朝鮮戰爭確是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的先決條件，那麼，為什麼不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刻結束戰爭呢？為什麼 General Ridgway 和在朝鮮前線幫助他屠殺平民的人們用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狡計來拖延停戰談判呢？他們的這種態度，從今天的報紙上就可以看出。為什麼呢？顯然為的是必需拖延停戰談判纔能展緩結束朝鮮戰爭。必需展緩結束朝鮮戰爭纔能避免裁軍及禁止原子武器。這個邏輯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了。但這是一個寓有惡意的邏輯，意在欺騙輕信的天真人們，我甚至可以說糊塗人。我相信我輩之中間沒有這一類的人。

九四. 對於杜魯門先生所說結束朝鮮戰爭是裁軍的主要先決條件，我們斷難苟同。實際上，三國提案，用意祇在宣傳，藉使裁軍談判成為繼續進行大西洋集團組織者所主持的軍備競賽的煙幕，乃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事。

九五. 就是美國報界亦不得不承認所謂三國宣言內所述的裁軍方案，用意純為宣傳，美國報界這種說法，並不是偶然的。我想徵引美國報界中銷路很大而在美國人心目中又具有權威的若干報紙，例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九六. 在這一問題上，紐約時報坦白承認美國政府提出“裁軍”方案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大西洋集團會議最近在 Ottawa 所舉行的屆會中，歐洲各盟國對美國整軍計劃抱堅決的反抗態度。該屆會議的經過情形，有鐵幕擋住，我們無從知悉。不過，據紐約時報所報導，最後一次的會議情形是如上所述的。

九七. 紐約時報稱美國代表最近所發表其勢洶洶的宣言使西歐各國憂慮。

九八. 紐約時報又稱：這便是為什麼美國必須強調“和平的意念”。紐約時報說為了宣傳的目的，美國方案是對的，但這並不結束冷戰的辦法。

九九.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美國代表團大概亦很熟悉的——在社論中說艾奇遜先生的“裁軍”提案祇是一個“宣傳姿態”而已。

一〇〇. 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十一月九日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說蘇聯之拒絕接受西方各國方案可以為西方各國所利用，將目前軍備競賽的責任推在蘇聯身上，為了這

個目的——這是最重要的——，所以美國當局在若干星期前即着手草擬該方案了。

一〇一. 紐約的華爾街報(*Wall Street Journal*)稱美國的“裁軍”方案為幻想，為嚮壁虛構之物。它說美國想用“裁軍”問題為方法，從蘇聯奪取主動地位，不過，這樣，美國祇是握住一根稻草而已，因為該方案用意在便利宣傳，卻疏忽了事實。

一〇二. 現在紐約時報誇張地說聯合國的第一個任務是將西方國家的方案“準備就緒”，公佈於全世界，同時該報又說第二個任務是有關西方國家自身，即速迅實施整軍計劃，這是紐約時報所用的字樣，該報此種論調實在是饒有意義的。

一〇三. 十一月二十二日將在羅馬採取的措施一定可以充分證明上述意見之正確。

一〇四. 我們亦不應當忽略美國報章及大部分歐洲報章的意見，它們說三國裁軍提案之所以提出是因為蘇聯的和平主張及蘇聯在努力和平上的地位已經發生深切的影響。例如，紐約前鋒論壇報寫道：西方國家亦應當提出裁軍提案，為的是在大會中至少可以獲得宣傳戰上的勝利。

一〇五. General Romulo 在這個講壇上不已經證實了麼，他說美國從來沒有提出過這樣的提案。真是，為什麼美國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提出這種提案呢？

一〇六. 紐約前鋒論壇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報、還有其他許多報章，對上面這個問題，答復如下：這些提案之所以提出，是因為美國統治者想從蘇聯那裏奪取主動地位，同時對夥伴們稍示讓步，據紐約時報稱這些夥伴們在 Ottawa 的末次會議中對大西洋集團的計劃曾大加反對。

一〇七. 這便是三國和平提案所以提出的始末。我們已經說過，這提案規避需要立即解決的主要問題：便是禁止原子武器與裁減軍備的問題。提案人想把次要的問題放在前列，轉移大會對我所提主要問題的注意力。

一〇八. 蘇聯代表團已經向大會提出積極措施方案，意在消除再度戰爭的威脅及保障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安全。在一般辯論開始時，我們提出包括下列各點的提案[A/1944]，

一〇九. 聲明聯合國會員國資格與參加大西洋侵略集團及若干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外國領土建立軍事基地牴觸。

一一〇. 要求立即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簽訂停戰協定，十日之內軍隊撤回三八線，三個月內全部外國軍隊撤離朝鮮。

——一。召集世界會議，研討裁減軍備軍隊，禁止原子武器，設立實施此項禁止之國際管制機構等問題。

——二。五大國——美利堅合眾國、英聯王國、法國、中國、蘇聯——簽訂和平公約。

——三。上述提案是十一月八日提出的。爲進一步敷陳該提案起見，蘇聯代表團爲了上述理由認爲現在必需提出一系列補充提案<sup>5</sup>。

——四。第一，我們認爲大會必需通過一項決議案，認爲使用原子武器作爲侵略及大規模屠殺人民之用是違反全世界的良心和榮譽而且是聯合國會員國所不當爲的事，所以宣佈絕對取締原子武器以及設置爲實施此項取締之嚴厲國際管制機構。我們提議大會責成原子能委員會及常規軍備委員會草擬公約草案，至遲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提供安全理事會審議。該草案中規定實施大會決議案的措施，即取締原子武器，停止製造，已造成之原子彈專用於和平事業，及設立實施該公約之嚴厲國際管制機構。

——五。第二，大會應向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美、英、法、中、蘇，建議裁減在本決議案通過時五國所有軍備軍隊之三分二，並以本決議案通過後一年爲期。菲律賓代表說除蘇聯外，所有的國家都已裁軍，這顯然是歪曲事實的話。他忘卻了，或是他沒有讀許多正式公佈的文件。對於本問題的這一方面，我目前不願多說，我想在第一委員會討論枝節問題時，再發表我的意見；現在我祇願簡單地說戰後我們會復員了徵兵年齡三十三歲的兵士。Mr. Romulo 似乎是一個將軍，應當懂得徵兵年齡三十三歲兵士是什麼意義。如果他了解的話，他便沒有權利在這個講壇上說他所說過的話。就如我已經說過的，General Romulo 是一個興高采烈的人，在他興高采烈時，他所說的話常常是與事實不符的。

——六。第三，大會應當建議所有的國家，立卽或至遲在大會通過有關禁止原子武器及裁減五大國軍備軍隊三分一的決議案後一個月內，提供關於它們軍備軍隊的正式詳盡情報，包括有關原子武器及在外國領土建立軍事基地的情報在內。這些情報係就大會通過上述決議案的那一天的情形而言。

——七。最後，我們提出一項補充提案，主張大會建議在安全理事會下，設置國際管制機構，負責監督有關禁止原子武器及裁減軍備軍隊決議案之實施，並查核各國所供關於軍備軍隊的情報。

——八。上述提案的意義是很顯明的，無須加以說明。我祇想談一談我們所提關於裁減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軍備軍隊三分一的補充提案以及該提案及十一月八日所提有關召集世界會議，負責審議裁減軍備軍隊問題、與禁止原子武器的提案間的關係。我們認爲大會務必在原則上通過有關裁減軍備及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至於世界會議呢，它應當邀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參加，負責研究由上述建議而發生，同時與參加會議的國家有關的一切具體問題。

——九。我願意提到在一般辯論時，有些代表（內中有加拿大首席代表 Mr. Pearson，大家都知道他還兼任大西洋侵略集團最高會議主席的職務）想打擊我們關於召集世界裁軍會議的提案，他們質問我們：爲什麼要等到六月？大會本身難道不是一個裁軍會議麼？

——一〇。這些代表們現在或者會滿意了，因爲現在我們並不主張將裁軍一事延展到討論切實措施的世界會議時辦理，我們提議補充我們所提關於召集世界會議討論裁減軍備的提案，即要求大會在本屆會議中討論五大國裁減軍備三分一的問題。

——一一。我們深信：如果有關解決國際懸案、停止美國在朝鮮的侵略戰爭以及裁減軍備等的提案不是空話，而確能表示美、英、法三國的意願——這三國是大西洋集團的首腦，他們的一舉一動足以決定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那麼，大會便可通過鄭重而有巨大效果的決議案了。

——一二。我們相信，我們深切地相信蘇聯的提案足使大會在這一條途徑上堅決地勇毅地向前邁進的。

——一三。Sayed Hassan IBRAHIM(葉門)：我願意隨各位同仁之後，對厚意款待我們的這個名城，表示感謝。我們在此地的工作，正是這個城經常所最致意的工作，即全體公民都應享有自由與社會正義。四年以來，法蘭西共和國首都巴黎款待聯合國大會，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一四。本組織成立已達六載。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爲了滿足飽經戰禍的人民的欲望，同時爲他們尋求世界和平。這是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民而言，固不論他們的國家的大小和強弱。在過去幾年中，本組織在這一方面盡了不少的力量；大會每屆會議開幕之前，全世界皆期待人人所抱的願望卽和平與自由得以實現。不過，我相信這些人民，根據最近幾年的經歷，大概可以預料到本屆會議將有什麼結果。這一個事實是非常值得惋惜的，因爲我們

<sup>5</sup> 補充議案隨即以文件 A/1962 分發。

的工作已經被人了解而受到了批判了。每屆會議中，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全世界都是重要的，全世界都願意這些問題獲得解決，全世界都要求這些問題獲得解決。這些問題是和平問題與實現社會、政治、經濟自由的問題。不幸，每一屆會都獲致同樣的結果。我們聽見了意見不同的演說，聽見了各種悲觀的論調，使人類充滿了失望。事實如斯，殊堪惋惜，想諸位代表亦同此感。我們大家都知道憲章的規定是完善的，因為它反映世界人民的意願。我們知道我們之接受憲章，是想達成它所標示的宗旨，能在這個充滿糾紛、戰爭、箝制自由、大國剝削小國、欺凌小國的世界裏，如兄弟般共存共榮。託付我們以實踐憲章原則，同時領導人類入於最高理想的和平途徑中的神聖任務的，便是這個世界。

一二五。本組織雖然完成了一些任務，得到不少好的結果，但對於我們的最高目的（即防止戰爭，使世界各國皆能充分享有各種權利與自由），卻祇有間接的、部分的成就，這就全人類言，是非常值得惋惜的——我說值得惋惜，因為我心中真是這樣想。

一二六。我們在此可以反躬自問一下，現在使婦孺老幼、甚至男女青年心中惴惴憂懼的緊張情勢，是誰造成的？誰負此責任？答案既簡單又明瞭。負這種責任的是幾個大國，因為它們彼此間的糾紛齟齬已把世界分成兩個陣營。大國間的糾紛已經變成十分激烈，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可能以聽到宣傳戰的聲浪了。這樣一來，國際的和平議場即將一變而為第三次世界戰爭的凶兆。

一二七。但是，我同意烏拉圭代表的見解〔第三四三次會議〕，即我們深信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中，小國亦要負同樣的責任。如果小國通力合作，恪守憲章原則，不接受或不希望接受大國的領導，如果小國組成一個集團，阻止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發生足以違反憲章原則的任何行動，那麼我們這些小國可以為全世界人民實現大國所無從實現的一切。我們本來可以成為全世界的願望寄託者。但是，為了各種理由，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過。如果這個願望真的實現了，那麼各大國就無需大張旗鼓將世界分成兩個陣營，同時各大國亦可以明瞭世界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繁榮和真正的博愛。

一二八。有幾位代表曾發表一些意見，使我大為憂慮，值得我們一談。有一位代表，談到中東時，說有什麼“超國家的利益”。我尊重各位在這個講壇上所發表的一切意見，但我相信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因為它違反憲章精神，同時與祈求和平自由及

在戰時流血的人民的神聖願望不符。為什麼，當我們登此講壇發言時，我們不顧到他們的願望呢？為什麼我們要接受目的不在實現此種願望的強權政治的政策呢？為什麼我們要違反憲章宗旨去提倡這種危險的政策呢？

一二九。我同時願意宣告：每一個國家的主要顧慮，是它本身的安全與自由。如果它的安全自由受到威脅，那麼受威脅恐嚇的祇是它一國，抑或是全世界都受到威脅，就它而言，並無重大區別，因為，實際上，這個國家受到威脅，它的自由，被這一面或那一面，被這一原則或那一原則扼殺了。我不相信扼殺自由的政策對於國際政策有什麼好處。

一三〇。我亦曾恭聽英國代表的演說，他提議應宣佈停止謾罵。我願意附和他，籲請大家接受他的提議而覓致協議。這一個好榜樣將來要在世界最重要中心之一實現，即中東，我靜待這一天的到來。我不願意多談中東的問題。我祇想談一談需要立即依憲章公平解決的幾個問題。

一三一。例如，成千成萬巴勒斯坦的亞拉伯難民問題，這些難民從自己家裏被驅逐出來，孑然一身，連最基本的人權都無從享有。他們和在他們後面的整個自由世界都在盼望有關遣送他們回鄉及賠償損失的聯合國決議案能夠早日實施。巴勒斯坦問題及難民遣送問題無疑是聯合國應處理的最重要問題中的二個。實際上，我們簡直可以說巴勒斯坦難民今日處境之慘，聯合國應負直接責任。此種情勢無異鼓勵叛亂及不法的舉動，致使和平目的益難實現。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每一分鐘都在加重難民們的困苦，使世界各國人民對憲章原則的信心大為減少，說得透澈些，是他們對大國的誠意缺乏信心，因為大國將憲章變成一個有伸縮性的工具，隨本身的利害而定其實施與否。這些難民們的困苦顛沛，我們是不難想像的，他們近兩年來看見阻止聯合國決議實施的種種企圖，實不勝憂慮。有些國家在竭力活動打消遣送難民回國的決議，這也是使難民們就憂不安的事。

一三二。假如我說聯合國的存在與榮譽須視上述決議如何實施以及有關國家放棄野心、尊重正義之誠意如何以為斷，是不是有人會說我是過甚其詞呢？

一三三。我想對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再說幾句話，但我不想仿效以色列代表的作風，他祇想歪曲事實而已。在實施分治方案時，不特對亞拉伯人不公平，同時對於他們的土地及財產也不公平，這是與聯合國分治決議〔決議案一八一(二)〕完全背道

而馳的。該決議案的危險性是在於它可以使以色列利用巴勒斯坦亞拉伯人的財產，因此超越了聯合國決議案的範圍。以色列曾屢次違反大會關於亞拉伯難民、耶路撒冷國際管理以及其他的決議案。葉門代表團不願對以色列所引起的各種困難多所論列，因為我們認為這些困難產生的責任主要應由建立以色列國的人負擔。再則，我不願對以色列代表所述各點加以評論，以虛耗各位代表的光陰。但敵代表團願聲明的是：實際情形與以色列代表在大會中所說的恰恰相反，亞拉伯難民正在遭受困苦，亞拉伯男女老幼正在死亡綫上掙扎，這些都是由於以色列不斷違反大會的決議案所致。

一三四．巴勒斯坦的亞拉伯難民問題祇是中東及中東人民所有的問題之一，中東人民會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奮鬥過，有些仍舊在為獲取充分主權而奮鬥着。葉門曾與其他亞拉伯國家共同請求將摩洛哥問題列入議程。我們之所以採取此種立場，是因為我們相信摩洛哥人民有權利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同時我們深信作為革命搖籃的法蘭西曾為了平等自由博愛慷慨地流過不少青年的血，一定肯採取開明政策，不致於剝削另一民族享有平等自由博愛的權利。

一三五．葉門代表團也維護並支持利比亞的獨立，就如它曾支持聯合國對所有重大問題的解決一般。葉門代表團願對利比亞人民及至為我們尊敬的利比亞國王陛下致祝賀之意。同時，我們在靜候着利比亞達成統一與完全自主的那一天的到來，使得該國可以與其他亞拉伯國家合作，共造國際繁榮與安全。

一三六．葉門代表團認為大部分中東國家都有它們自己的問題以及它們的要求，這些要求並不違反憲章精神，但迄今仍待解決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埃及問題及伊朗問題。我們深信這些問題必能依各民族的願望而獲致解決。這些國家一向與大國合作，希望實現自己的願望，獲致滿意且與憲章原則相符的解決辦法，同時並與上述的大國維持友好關係。有了這種友好關係，纔有合作解決全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可能。但是，為了獲得這一個結果，必須中東國家都能享有全部權利及自由，Sir Mohammad Zafrullah Khan 說得好：人人須享自由，猶之必須呼吸空氣一樣。所有想用暴力扼殺自由的企圖祇是危害世界的安全而已。

一三七．實際上，在各大國不能誠心誠意遵守憲章原則，尤其在爭雄或糾紛中不能誠意遵守時，聯合國所本的憲章原則是不能實施的。為了達到這一

個目的，各大國必須遵誠意忠實的途徑，同時，亦須認識聯合國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是一個發表意見的場合，所有大小強弱的國家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它們更須了解各國人民都有深刻的民族感，不容許大國對全人類的呼聲，不聞不問。

一三八．Mr. Robert SCHUMAN (法蘭西)：艾登先生，在一篇情思高遠的演說裏〔第三三九次會議〕，告訴我們他第一次與聯合國——他是創立人之一——發生接觸時，便感到失望。我們與艾登先生相同，並不因此而氣餒。生長中的制度，也和兒童一樣，必須經過一個令人生厭的時期。要緊的是施以適當的教育使它渡過這個時期，而不受到損害。

一三九．一般辯論是一種反省，我們應當坦白承認現有的缺點，已往的失敗，和我們的過失所在。這樣，我們便更易於說明我們的心理狀態，可以由此而處理新舊各項問題。

一四〇．我說這些話，第一着重的是我們所運用的機構。這機構當然需要某種改革。否決權的濫用使安全理事會不能發生適當的作用。拒絕有些民主國家加入聯合國，如義大利，不但是不公允，而且是違反本組織的會籍普及原則。聯合國的威信因此受到損失。同樣，本組織因為沒有設有常備的武裝部隊，可以作為決議的最低限度的後盾所以威信方面亦受到不少損失。其他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是很容易糾正的。

一四一．但是，最嚴重的是我們工作的四周氣氛愈來愈使人窒息了。有時滿含仇恨的指摘壓抑了合作精神。彼此間的猜忌使行動陷於麻痺狀態使意念失去真相。關於我們的主要目標，即維護和平，我們之間，至少在表面上，是沒有歧異的意見的。雖是如此，我們對於我們所一致祈求的和平卻都在惴惴憂懼。我們怕戰爭，像相反兩極間電流的發射忽然爆發。祇有消除這個危險無比的緊張情勢，我們纔能防止戰爭的爆發。

一四二．我們對於避免凡足增加此種緊張情勢的一切，是不是有充分的關切？當我們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時意在激動各方情感，發生宣傳作用，但結果反使大家的意見益見紛歧而不能苦口婆心使彼此接近，那時，我們是不是時時刻刻都明瞭我們所負的責任？我們太顧慮到策略問題、程序問題，好像我們不願意面對真正迫切需要我們加以解決的問題，我們怕直接碰到這些問題。

一四三．猜疑的心理使一系列事物都歪曲了，使一切途徑都堵塞了。假如我們知道我們的對方不願意聽我們，了解我們，我們的演說又有什麼用處呢？

我們常常覺得那些演說祇是些卓越的獨白，但我們所需要的是坦白的辯論，可以使雙方的觀點格外明瞭，目的在使它們益見接近。因為我們到處怕有陷阱，所以，們想在託庇於多多少少帶有虛偽性的微妙言論中。

一四四。這一切使我們減少緊張情勢和鞏固和平的目的日見其遠。我們要深究此種為害的猜疑心理的來源。

一四五。敬告維辛斯基先生：這個猜疑心理的養成，你們的政策要負大部分的責任。第一，你們的神祕使我們憂慮懷疑；你們的目標是一個神祕，你們的資源是一個神祕，你們對外的關係是一個神祕，你們對他人的援助是一個神祕，公私生活都是神祕；一切是神祕，是國家的祕密。我們派遣的使節被禁在旅館裏，好像惡徒似的受到監視，不能盡他們應有的職務——即向我們報告人民心理和經濟狀態——但在別的地方他們是很能夠忠實地盡這種職務的。我們同胞僑居在你們國內的，有的已歷年所，建立家庭關係，且有很多的貢獻，他們在這個猜疑而嚴厲的政權下忽然成為可疑的人物了。你們的間諜案件之多是史無前例的。

一四六。這種密不透風的神祕引起我們的猜疑；這猜疑是自然的，難以消除的，那些由官方組織又有人伴隨的游歷並不能使我們放心。你們是不是準備揭起帳幕，不再隱藏在這個神祕的屏風後面，不再與世界隔離呢？一個有自信心而居心純潔的政權是不怕與其他政權公開對壘的。

一四七。對於軍備亦是這樣。三國提議的主要貢獻正是想揭開軍備及軍隊的神祕性。Mr. Vyshinsky，你知道得很清楚，——對不起，我直接對你說這番話——我們的用意並不是要清點軍械和飯具，我們是願意獲得威脅人類生存的各種可怕屠殺器械的確切數字。這裏，神祕的揭穿也是安全信任的主要因素，這是軍備製造、屯積、以及逐漸消除威脅和平的危機的出發點。在這一點上，任何人都不會發生誤解的。因此，如果真心祈求和平，決不應該用嘲笑或揶揄來答復我們的提議。我們所着重的是而夠堅決地着手實行積極的有效措施。

一四八。這個方案已經發生了結果和效力，因為它引起了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的一篇補充演說。我們很高興他對於我們提議的重視。我本人卻願意等候委員會對該提案的討論。同時，等待提案的最後完備案文分發後再詳加討論，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一四九。你指控我們願意戰爭，準備戰爭。這個控訴是醜惡而無意義的。至於我呢，我很願意相信你們不祈求戰爭。我竭力在對你公平，比你對待我們要公平些。如同一切的罪惡，戰爭是在祕密中準備的。讓我們坦白地、忠誠地揭開這個祕密，這是走向和平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和戰之捉摸不定與威脅同其嚴重。正為了要消滅這種難堪的不安全感，各國人民纔肯作英勇的犧牲。我相信你們那裏憂慮未來情勢的人民也一定是一樣的，他們在官方包辦的宣傳下永遠這樣憂慮着。為使各國人民——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安心起見，我們須要達成協議。演說是不夠的，人民對演說已經毫無信心了。我們在這裏集會是為了要採取共同的行動，是為了商議應該採取怎樣的共同行動。

一五〇。我自然知道：我們彼此的政體是牴牾的，不能融洽的。不過，這兩種政體是可以同時並存，不必彼此作戰的。它們並且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而達成協議，一九四五年的勝利便是最顯明的例。為什麼為了和平事業此種合作便變成不可能了呢？

一五一。此種合作當然特別需要一個相稱的國際氣氛。第一步，應當中止對我們各種制度的敵視：中止對人的謾罵誣蔑，中止你們的擁護者及聽命者在我們國家內所實行的暴行和破壞。在國際情勢緩和的時候，共產國際取消了。什麼時候共產情報局及它所使用的方法纔被放棄呢？

一五二。我們能不能想像我們可以放心地向每天不斷謾罵我們、威脅我們的人伸出友誼的手？我們願意和你們在彼此不失尊嚴的條件下，用一種不侵犯條約——我指的是比喻的意義——，用禁止仇恨誣蔑的惡毒武器來謀求停止攻擊、互相諒解以及逐漸消除國際緊張情勢，這是彼此將來可以在國內與在國際共同信守的並存不悖（Modus Vivendi）的前奏。

一五三。你們是不是願意遵循這一條途徑？願意不願意依此頒下訓令？除非我們肯着手消除周圍氣氛內的毒素，任何企圖都是枉費心機的。我們如果努力朝這方向做去，立刻就可以使全世界人民如釋重負。我們難道不能在此地此刻就着手做去嗎？

一五四。我們所需要的並不一定是震駭一時的提案或辭句典雅而毫無結果的文字。每一天，我們都有機會在共同處理與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中去實踐這種新精神。

一五五。第一是技術問題，在這一方面我們要大家通力合作，但不幸地是你們即使不公然敵視，亦是抱着不合作的態度。由於杜魯門總統的慷慨倡議，一個廣大的落後國家協助方案已由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通過。該方案的實施將是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最有成績的工作，它包括行政、財政、工業、貿易、農業、公共衛生、勞工、教育、科學研究等工作。因此，這是一項人類互助的大業，足使我們脫離政治上的矛盾。法國雖然在許多獨力治理的領土內負有重大的責任，雖然在未來許多年內要設法恢復戰爭的損失，但對於此項技術協助，仍在財政上作重大的貢獻，同時以其經驗及專家供技術協助之用。

一五六。在兒童救濟方面，已經着手許多可慶幸的工作，但由於重大的需要，必需大大增加人力與物力。在這一方面，你們是不是亦應當和我們在一起共同努力？

一五七。此外，難民問題也是十分可慮的，其所以可慮，並非純粹爲了人道的原因，同時還因鑒於政治上的反響。設法解決這個問題自是刻不容緩的事。數百年來，法蘭西便是一個亡命者的託庇所，收容了無數的難民，對他們一視同仁，無分軒輊。我們十分了解他們的悲慘命運。法國的經驗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爲這個十分複雜的問題，贊助各種出於誠意與慷慨的行動。這個問題，隨區域、種族的不同及其他各種情形而異其性質。有人在這個講壇上已經很有理由地指出：這個問題是不能覓得一個一律的解決辦法的。或則遣送回國，或則就地安插，或則移居他方。有時是救濟問題，有時是人力問題。因此，我們覺得難免要採取各種不同的解決辦法。對每種辦法，法國都願意予以協助，不論是在歐洲會議中或在國際專門機關中，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區，凡是由於某種原因，一國資源不足以解決其人口問題上的困難時，法國都願盡力幫力。這是一個人道上的義務，但同時亦爲了和平，因爲多人遭受困苦是可以釀成騷擾與戰爭的。

一五八。在經濟與社會問題上我們所希望獲得的一致合作，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尤屬需要。聯合國雖負責處理朝鮮事件，但絕無統治朝鮮的野心。我們要記得美國軍隊撤退後不久便發生衝突。我們時時都在準備簽訂一個對我們之中任何一國都無特殊利益的和約，祇要朝鮮人民有決定其本身命運的自由便可。此項衝突如能解決，那麼遠東其他問題亦可順利解決。這一個地區，經過長期的困苦和紛爭，其所產生的困難阻止其復興與自由發展，並使億萬人民的生命瀕於危境，這些困難是不能個別加以解除的。由於它們的淵源，由於它們所需要的解決辦法，這些困難彼此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五九。奧地利是另外一個可以考驗我們大家誠意的實例。奧地利希望簽訂和約，解除現有的沉

重負擔。四盟國代表團在過去數年內共集會二百六十次，草擬一項不及一百條的和約，這種延宕的情形是史無前例的。爲什麼爲要了與和約內容無關的原因而無限期延長簽字的日期呢？

一六〇。在對德問題上，進步更少。迄今爲止不能着手磋商和約。德國還在被佔領的狀態下。在蘇決佔領區內的政權與西方各國佔領區內的政權是大不相同的。在西德，人民得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在東德，卻成立了一個人民民主共和國，與東歐集團其他國家完全類似。這東西兩部怎樣纔能合併呢？在怎樣的基礎上，和平的德國纔能統一呢？這是需要我們處理的問題。我們大家似乎都同意在全部佔領區內舉行自由選舉的原則。怎樣去舉行選舉，卻又待規定。在我們一方面呢，我們認爲必須由大會指派公正的國際視察員在東西兩區作期前的調查，使得隨後舉行的選舉獲有必要的保障。我們並未想到我們的提議會遇到激烈而理由不充分的反對。

一六一。我們在德國的目標並不觸犯任何人。在歐洲的核心——那裏曾發生許多使我們大家遭殃的戰爭——，我們願意成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使德國參加集體的和平政策，在互相保證下獲得和平及和平合作。爲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亦不必回到六年以前的狀態，抹殺六年來西德意志在自由制度下的演進。統一後的德國可以有他的自由選擇：近代史對它的教訓以及及參加自由國家的利益可以給它指示一條途徑。

一六二。德國問題就是歐洲問題。二者必須同時解決。我們要一再聲明：祇有聯合一致，在自由中組織起來的歐洲，纔能得到免於戰爭及貧困的保障。以往歐洲各國的分裂與對敵使他們受到許多痛苦。因此，法國纔提議成立歐洲結合。此種結合先從煤鋼的生產開始。我們希望沒有人懷疑這個辦法的和平性質。我們希望把它作爲是一個使歐洲在經濟上及政治上更趨強健更趨獨立的企圖。我們相信這一種改進生產和增加人民福利的志願將爲大衆所讚許。爲獲致這個結果，我們有意冒險並放棄了一部分主權。

一六三。但是人們卻又責備我們用心叵測，在準備戰爭，實際我們是想鞏固和平。這個純粹是內政的計劃卻遭到此呼彼應的攻擊。這使我們曉然於人家不願意歐洲改進它的境遇；人家不願意它除了以東歐爲模範外，有他種性質的組織。

一六四。我們的答復是我們願意對我們的選擇有自主權。我已經說過，我們尊重別人爲他自己所

作的選擇。各國得有選擇之自由，而彼此之間互相尊重此種自由乃謂和平。此種要求豈是過奢？

一六五。我們真恨不得能說服你們！我不相信你們不願意被說服。不幸地，祇是你們常常給我們獲得相反的印象而已。最近丹麥代表所作的動人的呼籲（第三四三次會議），難道你們絲毫無動於衷麼？你們真像我們是那樣的狡詐和鬼計多端麼？你們真以為那麼許多以獨立自傲、為愛自由而犧牲同時大家都知道毫無霸圖的國家，會充我們的同謀者麼？

一六六。祇要肯聽取我們的意見，同意負世界和平責任者相聚晤談，誠懇而坦白地交換意見，這一件事實便足以緩和國際情勢，這是我們大家所祈求的，亦是我們所應當着手的。

一六七。你們之中有許多位曾表示願在歐洲舉行第六屆大會，法國政府尊重你們的願望，請你們來此集會，希望你們在這兒可以獲得便於相互了解增加信任的環境。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曾經歷各種政體，我們有各種錯綜的民族和思想。我們認為人與人間的接觸具有莫大的益處。這個私人會商的方法，在現在國際間誤會重重感情用事的時候，是尤其應當運用的。

一六八。敵國一位特別有資格的發言人，曾代表敵國，在諸位前，謹慎地，帶着憂慮時局者的情緒，沒有絲毫私念和爭辯的心理，表示過同樣的意見。我們對於所有了解這個意見的人，表示感謝。我們希望為了和平這意見有一天能實現。

一六九。對於向法蘭西表示好感與信任的各位發言人，本人亦深感謝。沒有信任心，沒有彼此間的信心，沒有承認對方向有若干誠意的些微信心，我們什麼也做不到的。

一七〇。本人禱祝在本屆會議中；我們能獲得這一個結果，就是：使故意充耳不聞者覺悟過來，同時用誠懇坦白的語言，啓發人們的理智與感情。

一七一。祕書長：因為在分發給各位代表的文件中，有本人以祕書長資格就本組織之工作情況所提的常年報告書<sup>6</sup>，所以每當一般辯論結束之際，本人依慣例得發表簡短的演說。我願意趁這個機會，向曾在討論中對祕書處及本人獎勉有加的各代表團，表示謝意。次之，我願意以祕書處及我本人的名義，對法國政府及人民竭盡種切在他們的莊麗的首都，款待聯合國，並以裝璜富麗、配備完善的臨時會所供聯合國應用，表示感謝。

<sup>6</sup> 見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補編第一號及第一號A。

一七二。本人以祕書長名義，應向三位人士：Mr. Carlu, Mr. Cunin 及 Mr. Broustra 及參加營建的數千人員，不論其地位高低，特別致謝。我誠懇地感謝他們光榮地完成了這個艱難的工作，我記得在紐約時曾有些代表問我：“我們十一月六日能在巴黎舉行大會第六屆會議麼？”我總是答道：“能的”，因為我對於在巴黎為聯合國工作的一隊人員有信心。自現在起直到以後的十個或十二個星期的期間內，巴黎就是世界的首都。

一七三。六年前我們在希望中開始我們的工作，這個希望，在許多方面，並未實現。不過，為了目前的安全與人類未來的希望，我們應當堅忍不拔地繼續我們的工作，繼續為建設和平而努力，在現在如此，在未來許多個六年中，亦要如此。

一七四。聽過一般辯論的人或研究過議程上待決的問題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些問題反映人類的憂慮與恐懼。整軍的負擔、貧困、飢饉、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利害衝突、信念矛盾、不安全與恐懼戰爭的情緒，這一切現在都以絕對令人灰心的姿態伴隨着我們。

一七五。但是，一般辯論也顯露了全世界人民想從恐懼與危險的桎梏中掙扎出來的熱烈願望。它顯示了他們承認普及全世界的聯合國組織是導向長期安全的唯一途徑。

一七六。我深信全世界各國的人民——美國人、蘇聯人、英國人、中國人、法國人以及地球上其他國家的人民，沒有例外，都願意我們對普遍裁軍再度努力，他們願意我們再度努力去完成集體安全，去發展經濟及社會方面的事業，雖然六年來失敗重重。他們仍舊願意我們再度努力去逐步解決分裂世界的政治上的衝突。最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願意在自由中及人人機會均等與國家機會均等中獲得和平。這是普天下的共同目標，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擁護。這些目標需要普及的行動，聯合國正是實施普及行動的機構。

一七七。我不想把這些目標隨其緩急逐一列舉。我認為聯合國應同時向各方面努力。再則，聯合國的這些行動都是互相關連，彼此呼應的。本屆大會的主要任務，便是尋求在各方面能有進展的具體方法。

一七八。在目前情勢緊張、危機重重的時候，困難與阻礙似有不能克服之勢。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必需為了和平竭盡我們的智與力去克服它們。在任何一方面的些微進展，都能使得其他方面的進展較易為力。即令祇前進一步，對於最後和平與戰爭的決定而言，亦可能有極重大的影響。



一七九。裁軍問題現在又成爲議程上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同時對於和平前途，亦是十分饒有意義的。聯合國，在三個年頭中，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最近很少顧到這個問題。不過現在我們又有了一個努力的機會。不論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如何渺茫。我們終應當在本屆大會中以及在未來的一年中竭盡全力，處理這個問題。聯合國對於裁軍問題永遠不應當中止考慮與努力。

一八〇。在聯合國下設立的世界集體安全制度，祇有到憲章第四十三條充分實行的時候，纔算完成。在憲章所規定的軍事協定未達成前，去年開始成立一個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這是對軍事侵略的一個臨時保障。爲使這個制度充分發生效力起見，我在常年報告書中曾請各會員國，對於他們在對外政策上，軍力上、經濟資源上肯作何種程度的負擔，作一個比以前所作更爲確切的說明。我聽到許多代表團表示贊成在這一方面加強聯合國集體安全的辦法，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一八一。在一般辯論中，許多演說都曾充分地注意到必需尋求經濟社會方面的迅速進展。我堅信除非在這兩方面我們比以往格外努力外，聯合國是不能在全世界建立和平與安全的。實際，我相信如果我們願意避免騷擾混亂的蔓延，我們必須在聯合國主持下迫切進行消滅全世界各處的飢饉與貧困。

一八二。本年夏季，我曾訪問南美及地中海東岸的十個聯合國會員國。我對於各該會員國政府的竭誠招待以及所給予我的知識，十分感謝。在訪問期間，我特別注意到爲了發展經濟，聯合國有大大擴充技術及財政協助的必要。同時我亦深信這樣一個計劃對於和平與安定特別是在中東將有所貢獻。沒有這種協助，有些創傷，如巴勒斯坦亞拉伯難民問題所引起的，就沒有平復的可能。

一八三。在各項討論中，各專門機關幹事長告訴我們說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是在經常的飢餓和疾病的狀態中生活着，他們沒有機會受教育，他們的境況是悽慘的。

一八四。對於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迄今所作的努力是非常的微小，非常的遲緩。這對於和平是危險的，這可以破壞全世界過半數人民對於可能在聯合國主持下和平發展的信心。我認爲各國在現狀下應當爲了自衛及集體安全而整軍。但是我們亦應當尋求方法，在改善全世界經濟與社會的狀況上，經由聯合國，作更大的努力。在爲飢餓失望所

侵襲的人羣中，你們找不到必需有的決心與勇敢去維持和平、獨立與自由。

一八五。我現在要談到在大會前展開的和平途徑中最後的一條，同時我認爲亦是最重要的一條：即逐步解決目前分裂世界的主要政治衝突。如我們真正願意向和平邁進一步，我們至少必須解決衝突中的一部分。最嚴重的衝突是發生在大西洋集團與其盟國及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他們東歐盟國之間。但西方各國與亞拉伯各國間，即在有些亞洲國家間，亦存在着嚴重的衝突。

一八六。在本屆大會中，必需在討論之外作進一步的努力以求解決上述的糾紛。磋商，誠懇的磋商，是必要的。我可以說，在這一方面，本屆大會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一八七。各會員國的外交部長及其他重要領袖人物都在此聚首一堂。他們可以心平和氣地、誠懇地彼此交換意見，必要時可以請第三者調停斡旋。在這一方面，我並沒有想到我自己。但此地除德高望重的大會主席外，我們還有許多外交部長及重要的代表，有些已經好久沒有出席聯合國了。這些人物，由於他們的才能、經驗、及地位，都可以使談判獲得良好的結果。

一八八。如果我們有意解決任何分裂世界的大小問題，此地是着手的最好地方，現在是着手的最好時候。如果停火停戰能達成的話，當然，最好是先解決朝鮮問題。軍事談判何時成功，我們已經等得太久了。朝鮮問題的真正解決，對於開闢有關分裂“東方”與“西方”，危害和平的其他重要問題的談判途徑，最爲有效。反之，談判的現階段中，如遭到失敗，那是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的。

一八九。關於西方各國與亞拉伯各國間的糾紛，我相信如依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做去，解決辦法是可以及時覓得的。我認爲進行談判時，應以各種權利之真正平等，互相尊重各國願望與利益及承認對全世界各國負有義務爲根據。

一九〇。我全心全意禱祝全世界各國都能有代表出席大會。我相信：大會倘能規定會籍普及原則，又能根據該原則對於所有申請入會問題適用憲章第四條的規定，那麼大會在實現目前所有的重大目的上，即已邁進了一大步。大會永遠應當是全世界各國、各政府、各種文化、各種政治與社會制度的接觸場所。

一九一。我們很知道聯合國憲章宗旨的實現，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們不能在聯合國的一屆大會中完成了和平大業，亦不能在許多屆大會沒有舉行以

前，便滿足了人類的正當願望。但是，本屆大會卻一個艱苦的任務應當完成的。它應當用各種方法，向和平與進步之途，勇往邁進。對於戰爭及貧困，則當避之若浼。

以增加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及減少他們的恐懼的機會。乃是聯合國會員國的義務，也是他們的神聖使命。這是全世界人民所期待於大會的。

一九二. 在本屆大會結束以前不要放過任何可

(午後六時四十五分散會。)

### 第三百四十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Luis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 Sir Gladwyn Jebb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充任主席

A/PV.349

#### 主管社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就職典禮

[議程項目六十四]

經主席邀請，各副主席登主席台就席。

秘書長伴同主管社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 Mr. Guillaume Georges-Picot 至主席台，並向大會介紹這位助理秘書。

一. 秘書長：我很高興向大會介紹 Mr. Guillaume Georges-Picot，我已請他擔任社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這個重要職位。

主席當即請 Mr. Georges-Picot 依照暫行職員服務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宣誓。

#### 選舉安全理事會三非常任理事國

[議程項目十三]

二. 主席：議程上次一項目，即第二項目，為選舉安全理事會三非常任理事國，大家都知道厄瓜多、印度及南斯拉夫三理事國到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期屆滿，此次選舉就是要選出三理事國來補其遺缺。依據憲章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任滿之理事國不得即行連選，是故此次選舉時，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除理事會現任理事外，均得當選。現任理事國如下：巴西、中國、厄瓜多、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及南斯拉夫。

三. 依據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此項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不得提名推薦。

舉行無記名投票。

經主席邀請，Mr. Duncan(巴拿馬)及 Mr. Grafström(瑞典)充任檢察員。

票數：	六〇
廢票數：	〇
有效票數：	六〇
棄權者：	〇
有效投票數：	六〇
法定多數：	四〇

候選國所獲票數：

智利.....	五七
巴基斯坦.....	五五
希臘.....	三〇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二六
菲律賓.....	三
澳大利亞.....	一
阿根廷.....	一
哥倫比亞.....	一
薩爾瓦多.....	一

智利及巴基斯坦獲得法定出席及表決會員國三分二多數票，遂當選為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

四. 主席：我們現即再行票選望能選出第三個理事國，這一次票選須就希臘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二者取一，所以每張選舉票上祇能寫一個國名。

舉行無記名投票

票數：	六〇
廢票數：	〇
有效票數：	六〇
棄權者：	一
有效投票數：	五九
法定多數：	四〇